

幕 后

王 景 愚 自 述

王景愚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幕后: 王景愚自述 / 王景愚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1998.12

ISBN 7-80005-487-X

I. 幕… II. 王… III. 王景愚 - 生平事迹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40706 号

幕 后

作 者 / 王景愚

责任编辑 / 王 勇

封面设计 / 康笑宇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 / (010)68327577(总编室)

(010)68994118(中文图书部)

电子邮件 / nwpcn @ public. bta. net. cn

印 刷 /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 大 32

字 数 / 175 千字

印 张 / 8.25

印 数 / 00001 - 10000 册

版 次 /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005 - 487 - X/G·180

定 价 / 16.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幕后故事 / 1
——王景愚自序

苦话〈吃鸡〉 / 1

牛棚之夜 / 57

红楼情思 / 88

是是非非说范曾 / 130

我的“协奏曲” / 143

洁癖 / 146

鹦鹉祭 / 149

我和燕子 / 152

夏夜，我见到了维纳斯 / 154

幕 后

欲写还休 / 161

电视大战 / 167

贺卡的烦恼 / 170

瘾君子答记者问 / 172

喜剧研讨会逸事 / 175

糊涂人评说糊涂戏 / 183

给鞋起名 / 188

远去的砧声 / 194

智慧老人——阎肃 / 196

永葆青春的秘密 / 199

春节联欢晚会札记 / 205

难忘的忘年会 / 219

花 痕 / 222

附：王景愚外传…资华筠
/ 230

幕 后

苦话《吃鸡》

一、一个吃出来的节目

我未曾想到，因为演了一个小小的节目，竟闹得我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里难以得到安宁。

我说的这个节目，就是在中央电视台 1983 年举办的首届春节联欢晚会上，我演出的喜剧小品《吃鸡》。

《吃鸡》，是个在饭桌上一不留神冒出来的节目。1961 年 1 月 15 日我随我们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到广州巡回演出，住在越秀公园附近的百花园。那是我第一次来到美丽的花城，特别是一月份，从寒风凛冽的北京突然进入这春意融融的花城，暖风扑面而来，心情格外愉快。剧院带了三个戏来到广州：田汉编剧、金山导演的《文成公

主》，吴雪导演的阿根廷名剧《中锋在黎明时死去》和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改编的话剧《保尔·柯察金》。我在《保尔·柯察金》中扮演中学时代追求冬妮亚的富家子弟苏哈尔科，戏的份量不重，心情也很轻松，正是因为我心境轻松愉快，就连吃饭的时候也显得特别淘气，忘不了逗人一笑。

百花园的饭菜很有特色，十天里有八天吃的是“罐焖鸡”——一个带盖的瓷罐儿，里边装着鸡块，只是与鸡块搭配的青菜常有变化：红萝卜焖鸡块、油菜焖鸡块、土豆焖鸡块……百变不离其鸡，而那鸡块是很难嚼烂的，不仅坚硬而且韧劲儿很大，要想从鸡块上咬下一块肉来，首先需要的是好牙口，还得费一番力气，斯斯文文的进餐是不可能的，你必然放弃筷子，用牙紧紧咬住鸡块，用手去撕扯，有时那鸡筋可以伸延得挺长，极富弹性，好容易扯下一块，那鸡筋又飞快地缩回去，溅得满脸鸡汁……

但，我们吃这样的鸡却毫无怨言，因为当时我们是从北京吃“瓜菜代”、“小球藻”之类的食品来到富饶的岭南大地上的，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可谓得天独厚！

当时的生活氛围也令人心旷神怡，六十年代的广州显得古老而宁静，越秀公园墙外的老榕树低垂着长长的枝蔓，像一缕缕慈祥老人的胡须；树下石桌石凳上坐着下棋的人，他们悠然自得，在街上传来的阵阵粤曲声中，常常能听到棋子敲击出的清脆之声……时在腊月，百花园和迎宾馆里的桂花和碧桃同时怒放，到处飘荡着醉人的花香。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已走近尾声时，我们又置身于这种美

好的生活环境中，心里也像开满了鲜花。正因为当时心里充满了欢乐和希望，我在吃饭之后，常常学着吃鸡时用力撕扯鸡筋的样子，引大家哈哈一笑，万没想到，这种偶然的模仿，竟成为后来一个接一个“《吃鸡》事件”的开端！

二、珠江之畔闹新春

《保尔·柯察金》剧组离开广州到江门市演出，正值新春佳节，处处红灯高挂，家家年夜饭飘香。当时江门市文化局长是1950年从北京南下的干部，随和又活泼，像个顽童，见了我们这些从他故乡来的演员犹如见到家人。我们的演出日程完全由他安排。除夕是千家万户亲人团聚的日子，他没安排我们演出，为了让我们在异地他乡欢度春节，他提议在大年三十晚上，江门市文艺界和青艺演出队举行春节联欢会，说说唱唱闹新春。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江门粤剧团和曲艺团的演员十分活跃，有很多精彩的小型节目特适合在联欢会上演出，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挑战，就是闹新春我们也得闹出点名堂来呀。我们怎么办？于是我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七嘴八舌地讨论半天统一了指导思想：临时搞的节目很难达到精彩，但要力求新颖。有人说：好啦！景愚来一个！他在百花园模仿吃鸡的样子挺逗，加工一下可以弄成一个喜剧小品。随即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想

点子，围着我大概有十多个人，名符其实的“集体创作、集体导演”，而我又犯了“人来疯”的毛病，凡是我觉得观众对我的表演感兴趣时，我就进入一种亢奋状态，控制不住自己地往节目里加油添醋，于是我把撕扯鸡筋的动作加以夸张放大，强化吃鸡者的拼搏精神，在一片欢笑声中，有人说还得用上钉子和镢头，把鸡块钉在桌子上去拉，鸡筋越拉越长，然后把我弹回来！有人说最后好不容易把鸡肉吃下去却梗在咽喉，吐不出咽不下，我马上就表演咽也难吐也难的动作，满脸苦涩，抚着嗓子围桌乱转！那么这个小品怎么结尾呢？喧闹的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一个个冥思苦想，就像要作出什么重大的决策，是的，此时此刻我急需一个把喜剧小品推向高潮的结尾！蓦然我眼睛一亮，说：“这时你们当中要上来一个人，助我于苦难之中，像外科医生给病人动手术那样，推压我的胸部，最后给我拔出一根鸡毛掸子！”我刚说完，有人就风风火火地去找鸡毛掸子了。我把掸子藏在衣服里，从头到尾给大家演了一遍，在笑声中大家通过了个节目，并称之为喜剧小品《吃鸡》。

当晚就是除夕夜了，准确地说就是在 1962 年 2 月 4 日的晚上我在珠江之畔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里，第一次演出了小品《吃鸡》。

我从来没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作品，而是在想象力特别活跃的青年时代搞出来的一个只供文艺界内部联欢的小节目，的确是个一笑了之的小玩艺，万没想到这个节目后来成为我荣辱悲欢不断变幻的魔方，使我尝尽酸甜苦辣

的怪味豆！

三、全国政协有个神仙会

1962年的夏天，我们结束在海南的演出回到北京。

当时担任青艺院长的吴雪同志听说我们在三个多月的巡回演出中，还带回来一堆副产品，积累了一些与当地文艺界联欢、慰问边防战士的小节目，有粤剧清唱、诗歌朗诵、相声，还有个喜剧小品《吃鸡》。吴院长说要看看这台节目，当时叫做“汇报演出”。

吴雪作为一位戏剧家，导演过很多名著，演了很多令人难忘的角色，戏路子十分宽阔。但我总感到他偏爱喜剧，在他导演的剧目中常常洋溢着喜剧气氛，哪怕在正剧里也时有喜剧的火花在闪耀。他在延安时期参加创作的讽刺喜剧《抓壮丁》，并在这个戏里创造了李老栓这一形象，就很能证明我的感觉大体正确。在舞台和银幕上演李老栓的吴雪同志，您能想像在平时工作中是什么样吗？哎呀，严厉得很呐！我们剧院的小礼堂就是排练场，他坐在台下排戏，对演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演员很认真、很投入地创造角色，他会聚精会神、上身前倾甚至屏住呼吸地看着演员的表演，其神态犹如观赏一幅名画。相反，如果演员稍有松懈或没有真动感情，而把角色演离了谱儿，那是绝对逃不过吴雪的眼睛的，凡遇到这种情况吴雪先是全身无力地往椅背上一靠，然后就紧紧地闭上眼

睛，接着就用右手把双目蒙住，嘴角下垂……这一连串的动作表明了一个意思：“这样的表演令人不忍目睹！”

这一切，青艺的演员都十分熟悉，遇到“不堪目睹”的情况，演员就等着挨吧！因此当我听到吴雪院长要看我演《吃鸡》，我差点吓得哭出来。这台小节目汇报演出那天，几乎全院的同志都来看热闹，出人意料的是，小礼堂里笑声如潮，吴雪不仅没用右手蒙上眼睛，而且用开心的笑容回答了大家，他很高兴。这一高兴使《吃鸡》成了剧院里的一个保留节目。

就在这年深秋，院部通知我到全国政协礼堂演出《吃鸡》。

那是1962年国庆节以后，全国政协二楼小礼堂举行周末“神仙会”。记得那天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郭沫若主持，到会的有张治中、刘斐，还有很多科学家、知名学者以及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参加演出的有袁世海、杜近芳、电影演员王晓棠（现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还有我。当时王晓棠和我在这些老前辈们面前绝对属于小字辈儿。

“神仙会”实际上是政协在京的常委和委员一次座谈会、联欢会，气氛非常宽松，人人心情舒畅，畅所欲言。我们的共和国已经从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中走出来，北京商店里的衣物、食品已开始丰富起来，国民经济已全面好转，祖国又重新走上繁荣之路，每个人心里都充满希望，政协的“神仙会”就是在这种美好的大环境中不定期地举行的。

那天晚上会场一片欢腾，袁世海、杜近芳二位京剧表

演艺术家分别清唱了《李逵探母》、《白蛇传》，王晓棠用四川方言表演了独角戏《买电影票》，我演出了小品《吃鸡》，连刘斐委员也即兴上台给大家讲笑话，全场大笑不止，不是因为笑话的内容是否可笑，因为很少有人能听懂他那相当纯正的湖南话，而刘斐委员一张口就自己先笑个不停，刚说几个字自己就笑弯了腰、笑出了眼泪，在场的观众面对这位可爱的讲笑话的人，也笑弯了腰，把眼泪都笑出来了！我记得连郭老也拿下了眼镜，擦拭着因听笑话而流下的泪水……无拘无束，敞开心扉，面向未来，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年代呀！

谁能想到，在座的各位元老、各位佳宾，包括我这个“小字辈”在内，三年之后都一一陷入文化大革命苦难的深渊，无一幸免，有的甚至命丧黄泉！这是后话，容我再谈。

现在还是接着说这次“神仙会”。联欢之后到政协一楼餐厅吃夜宵，我正好坐在张治中先生身边。夜宵并不铺张，简单而实在，喷鼻香的热汤面，每桌再加上两三个菜：元宝肉、鱼香肉丝、焖鸡块。当红焖鸡块端上来的时候，华灯之下又是一片笑声，张治中先生站起来拿起公筷给我挟了一大块鸡胸脯，放在我的杯碟中，笑着对我说：

“你辛苦了，刚才费那么大的劲吃鸡也没吃着，哈，尝尝这个吧！”

我欠身致谢。当我把鸡胸脯挟起来刚要送到嘴边时，餐厅里又是一阵笑声；这时，郭老站起，为大家的健康敬酒……

四、在北京饭店给周总理演《吃鸡》

1962年岁末，我们剧院首演话剧《杜鹃山》，我在《杜》剧中扮演八十岁的老地保，这是全剧中唯一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我很喜欢这个角色。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杜鹃山》改编为京剧样板戏，江青说：把老地保这个人物砍掉，他破坏整个戏的严肃性！就她这么一句话，在京剧《杜鹃山》中，这个人物已不见踪影！

记得在演出话剧《杜鹃山》的后台，院长办公室主任熊伟同志通知我：“别忘了，12月31日下午五点半，准时到北京饭店参加新年晚会，演小品《吃鸡》。”

1962年最后一天的傍晚我来到北京饭店一楼大宴会厅。参加新年晚会的来宾很多，要在晚会上演出的演员也很多，异常热闹。当时因为没人给我拔掸子，我左顾右盼地找人，显得有些焦急，相声大师侯宝林知道我缺个帮我演出的人手，毫不犹豫地说：“我给你拔掸子！”

“侯老师，拔掸子是个跑龙套的活儿，您给我打下手，我实在不敢当！”

侯老师立即严肃起来——他严肃的模样比不严肃更可笑——他说：“景愚呀，你是话剧演员，你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角色有大小吗？”

“您说的对，可是我……”

“不用说啦，我说相声缺了捧哏的行吗？就这么定

了，咱排练排练！”

就因为这简短的几句对话，开始了我与侯宝林老师三十五年的忘年之交！

我们刚刚站起来想找个排练的地方，突然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都纷纷站起来，我回头一看，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元帅已经神采奕奕地走进大厅，一边笑着向大家鼓掌，一边走到一排椅子前。周总理向大家挥手，示意大家都坐下。等人们坐下后，我清楚地记得，他是在掌声中最后一个坐下的。紧接着，舞曲响起，人们翩翩起舞。我与侯宝林老师已经没有时间排练了，只是匆匆说了一遍戏，等待演出。

给周总理和陈老总演出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好像那不是在三十六年以前，而就在昨天晚上。

我每次见到周总理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亲切和幸福感，因此那天晚上演出时一点也不紧张，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放开了演的，在我来回使劲地拉扯鸡筋时，我看了一眼总理，他开怀大笑了，笑得那么灿烂！——这一瞬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成为脑海中一个永远闪光的亮点！

最出我意外的是侯宝林老师在演出时是如此地投入、如此地认真，他用尽全身的力量、以高昂的斗志、大汗淋漓地把我藏在衣服里的鸡毛掸子顺着领口拔出来，此时此刻这个小品成了典型的闹剧，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表演的主动权，只能睁大了眼睛看着他非常真实的表演，就在我侧过脸去的一刹那，我看到陈毅元帅已笑得不能自己，他是把椅子反转过来坐的，像骑马一样手扶着椅背儿，有时笑

得把脸仰向屋顶，有时笑得把头抵在椅背上……总之，那天晚上陈老总笑得最开心，像孩子那么天真！

那时，我们都很天真！

新年的钟声响了，周总理走到话筒前，说：“同志们，1963年来到了，祝大家新年好！”大厅里顿时一片欢腾，人们排成长长的队，一一和周总理、陈毅元帅握手，表达最美好的祝愿。我是握着周总理的手，望着他炯炯的目光走入1963年新春的，每当回忆起这个幸福时刻，我总是感到无比温馨！

五、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个《笑的晚会》

1963年确实实地好。

这一年戏剧舞台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仅我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就轮换演出十台大戏：《杜鹃山》、《李秀成》、《霓虹灯下的哨兵》、《长缨在手》、《李双双》、《龙马精神》、《抓壮丁》、《夺印》、《三代人》、《千万不要忘记》，场场爆满，红红火火，就连青艺剧场门前的三棵高大的合欢树在这年也烂漫着花，满树绯红，把醉人的芳香洒向长安街，引得过路人只顾昂头看花，有的竟撞到马路边的水泥灯柱上，美的力量有多大呀，能让人如醉如痴！

青艺剧场位于长安街的东端，而在长安街的西端，矗立着一座当时可谓雄伟壮观的大楼，特别是楼顶上架设着

直指云天的“钢筋”，成为北京的一景，我们称之为“钢筋”的，就是天线，它把电波播向全国全世界，这里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所在地，叫“广电部大楼”。

六十年代初，我国电视事业尚处于奋力开拓的时期。虽然电视大楼里一位位斗志昂扬，外边如果没有电视机，那叫“对着镜子唱歌——自我欣赏”。那年月电视机真是稀罕物，记得剧院拥有一台好大的黑白电视，是副院长邓止怡去前苏联留学时带回来的，放在小礼堂里供大家看赵忠祥的“新闻直播”和足球赛。剧院有了这台黑白电视就觉得很了不起了，球迷们为这台黑白电视机做了一个高高的木架子，还做了一个大木箱子，严严实实地把它锁在木箱里，还蒙上一层红丝绒布，大概是怕电视机跑了。每次看电视有专人负责抖开丝绒布，用钥匙开木箱，左右转动着神秘的“银圈”，完全是一套变魔术的架势。

正在努力进取中的中央电视台的导演们，不知哪根神经一抖，在1963年秋季，荟集大江南北的喜剧演员举办了一个《笑的晚会》，节目搞得十分热闹。小品《吃鸡》就是在这次《笑的晚会》第一次向全国直播的，因为当时收视率很低，所以看到的人不算太多。但《笑的晚会》说明一点：全国沉浸在一片欢乐、宽松的氛围中，心里充满对未来的希冀……

万万没有想到，湛蓝的天空转瞬间狂风大作、乌云翻滚，全国很快坠入到文化大革命的巨大苦难之中。在“文革”的风暴中凡是参加过《笑的晚会》的导演、演员，个